

# 难以逃脱的困境

## ——弗洛姆式解读《白噪音》中的困境

柳慧雅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白噪音》是当代作家唐·德里罗的一部代表作，它描述了一场化学毒物泄露事件后，人们在环境日益恶化的后现代社会中束手无策的窘状。根据弗洛姆的思想，《白噪音》里揭示了人类困于后现代社会精神困境的现状：对于死亡的恐惧无法摆脱，种种异化现象更是导致人们深陷在困境的泥潭中，“爱”在生活中的缺失也无法让人找寻到救赎。如何在困境中寻求救赎，成为了一个亟待解答的难题。

**【关键词】**：《白噪音》；弗洛姆；死亡；异化；爱

DOI:10.12417/2982-3846.25.05.025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小说家之一，笔下的作品则深度剖析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现实。《白噪音》（White Noise）便是他的代表作，获得美国文学大奖“全国图书奖”，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后现代主义杰作。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波与辐射”，描写了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一家人平凡的现代日常生活——购物，收看电视等，同时交织着许多荒唐不经的事件。第二部分“空中毒物事件”，叙述了发生在杰克一家所居住的小镇上的一起化学剧毒物质的泄露事件，居民们因此被迫疏散迁移。第三部分为“戴乐儿风波”。该部分叙述了毒物泄露事件之后的杰克一家生活的变化以及悲剧的发生。在弗洛姆（Erich Fromm）理论的下，《白噪音》中的困境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人们生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无处不在的异化现象正是人们恐惧死亡的根源，但是解决异化的“爱”却在主人公杰克的生活中无处追寻，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困境。

### 1 死亡解读

弗洛姆深入探讨生死问题，他指出：“人，无论是人类或个人，一旦降临于新世，便被抛出如本能一样恒常既定的状态，堕入动荡不定、开放无拘的境遇之中，其间仅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过去以及未来的尽头——死亡”（1987：12）。人终其一生在生死两极之间展开，死亡是每个生命无法回避的终点。弗洛姆因此得出“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终归宿”（2013：24）的结论。在小说《白噪音》中，杰克夫妇始终笼罩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时讨论“谁先死”的话题，死亡如影随形，时刻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面对死亡的恐惧，杰克采取了种种方式试图逃避。每周五全家一起看电视时，他们“寂静无声地看房屋被大火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在大团流动的火山熔岩中整个儿倒塌、起火”（95），灾难的虚拟影像在审美距离中消解了部分死亡气息。前往超市

购买大量商品时，那些“一大堆品种繁多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象征着富裕，能“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42）。他所从事的希特勒研究更是一种庇护：一方面将自己“隐藏到希特勒和他的业绩中去”（363），另一方面利用希特勒“增强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38），以此压制对死亡的恐惧。当芭比特的父亲突然造访，杰克误以为他是死神时，本能地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抱紧在肚子前”（309），其内在动机暴露无遗。他的妻子芭比特同样深陷死亡恐惧，她指望通过科学消除恐惧，不惜瞒着家人奉献身体，与项目经理格雷进行性交易以获取能够消除死亡恐惧的实验性药品“戴乐儿”（249）。

然而弗洛姆指出：“压抑总是如此，死亡虽让被压抑的因素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2013：24）。对杰克而言，死亡的恐惧如同“白噪音”一般无处不在：“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始终如一，白色的”（256）。小说中“白噪音”作为死亡的隐喻反复出现：杰克将车辆飞驰的声响比作“死去的灵魂在梦迹喋喋不休”；默里将超市中的嘈杂比作喇嘛为逝者吟诵的经文。生活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事件频繁发生——特雷德怀尔老人姐姐的暴毙、镇上人的车祸身亡、副州长的病逝，不断加剧着人们的焦虑。无论是电视、购物带来的麻痹，还是希特勒研究的庇佑，都无法真正克服压抑的恐惧。芭比特服用“戴乐儿”不仅未能消除恐惧，反而产生记忆丧失等严重副作用。面对不可回避的死亡，所有安慰都徒劳无功。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杰克的生活被死亡恐惧占据，他沉浸在死亡话题中，时刻恐惧体内死亡因子的爆发，无法寻找生活乐趣。于是在默里的诱导下，他接受了“杀死他，就获得生命的得分。他杀的人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杀人者尝试依靠杀死别人来击退他自己的死亡”（366）的理论，将蛊惑

妻子的明克作为“获取生命力、存储生命得分”（366）的目标。他谋划杀人计划，最终向明克开枪。然而行动与预期相去甚远，计划以失败告终，他抑制死亡恐惧的企图化为泡影，从一个大学教授沦为残忍的杀人犯。

## 2 异化

弗洛姆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异化观更为全面，不只涉及生产领域，还延伸至消费、政治、精神等各个方面。同时，他运用弗洛伊德理论丰富了对于异化的思考。《白噪音》中便深刻体现了弗洛姆所言的异化现象，这些现象加剧了人们在后现代社会的窘迫现状。

弗洛姆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个体意义与独特性的感觉；我们已经是自己成了处于我们自己之外的目的的手段；我们把我们自己作为商品来体验和处置；而我们自己的各种力量已从我自身异化出去了，我们成为了物”（2013：199）。人本应是有个性、有感情、有自由的自主个体，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利益驱使，人与自己的关系呈现出“市场倾向”。如同弗洛姆所举之例，“商人、医生、职员则出卖他们的‘人格’”，人们无意识地将外貌、头脑等都以商品化方式投入到学习工作中，成为在市场中待价而沽的商品，不再回顾自我是否存在，最终沦为物。

小说主人公杰克的经历便是这种“人的商品化”的典型写照。他担任山上学院希特勒研究所的所长，其学术本身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才能被“严肃地当作希特勒问题的创新者”、成为“当之无愧的希特勒问题专家”。原名“杰克·格拉迪尼”无法显示一位名望教授应有的“尊严、重要性和荣誉”，于是校长要求他对“自己的名字和外表下点功夫”。他最终改名“J.A.K.格拉迪尼”，在外表上，校长大力建议他“增加体重”，要他“长大”（38）。杰克从一个“与人无害，正在衰老，不大显眼的大个子”（116）变成了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和暗色的镜片”（38）、身穿庄重黑色学袍的权威形象。他的名字不再指向他这个主体，而是直接与希特勒研究专家相连；他的装扮也服务于事业发展。这完全是一种商业包装。正如杰克所言，他的名字“好像是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38），他不再是一个支配学术的主体，而是沦为了一件被贴上标签的商品，所有人都只关注其标签而非其个人，主体性被彻底凌驾于市场化的包装之上。

除了人的商品化，消费领域的异化同样显著。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中消费本身成了目的，变成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人们的消费更多是无用的占有和对欲望的满足，购买只是为了满足对财富和身份的幻想。看似自主选择，实则受广告和心理手段无意识支配，消费逐渐成为强迫性和非理性的行为。书中格拉迪尼一家频繁去超市大量购物，因为这些产品

“是给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感”。杰克觉得，他们所买的“一大堆品种繁多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象征着富裕；“看着这重量、体积和数量，这些熟悉的包装设计和生动的说明文字，巨大的体积，带有荧光闪彩售货标签的特价家庭用大包装货物”，能让他们感到“昌盛繁荣”（42）。这样的消费不过是对物质的侵占和对欲望的满足。然而实际上，消费行为与人的真实需求早已失去联系。人们盲目购买远超需求的物品，它们最终往往沦为垃圾。正如芭比特总是购买麦芽加酸乳酪，却从不食用，直到堆满半个厨房变质扔掉。尽管她对此感到内疚，却依旧重复着购买与丢弃的循环，可见即使浪费也无法阻止进一步的消费，这种非理性的强迫行为正是消费异化的鲜明体现。

## 3 爱的缺失

针对异化导致的危机，弗洛姆指出，人只有用爱才可以消除这种体验上的痛苦。然而在小说《白噪音》中，人物普遍陷入爱的缺失状态，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家庭成员之间，都呈现出深刻的疏离感，无法通过爱来摆脱精神困境。

夫妻关系极其疏离，缺乏真正的爱。杰克·格拉迪尼经历了五次婚姻，其“速战速决，合则结不合则离”的快餐式婚姻本质上是消极的情绪冲动，而非成熟的爱。他与第一任妻子达娜（Dana）的婚姻中，妻子长期为中央情报局兼职阅读小说，繁琐沉重的工作让她“几乎无法享受食物、性以及谈话的乐趣”。弗洛姆说，“爱情首先是给不是得”（1987：17），爱的本质在于给予，但这段婚姻里双方都无法分享自己的快乐、兴趣与生命力，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完全背离了爱的真谛。第二任妻子珍妮特（Janet Savory）对杰克有所隐瞒，甚至偷看他的邮件。用杰克的话说，“她总是搞花样。我的安全感，我关于悠长而太平无事的生活的想法，受到了威胁，她要把我们融为一体”（123）。这种爱没有建立在平等与自由的基础上，让杰克失去了安全感，背离了弗洛姆所认为的爱应是使人“获得幸福、发展和自由”的积极活动。杰克与现任妻子芭比特之间的爱同样不成熟。他们在决定朗读内容时互相推让，表面是为对方高兴，实则不过是“共生有机体的结合”，双方在结合中失去了独立性与完整性，依附彼此。因此，当杰克听到芭比特对死亡恐惧和出轨的供认后，便指责她不再是自己期望的样子，这暴露了其爱的本质只是不成熟的形式，而非真正的爱。

夫妻各自的婚姻状况也使得他们与四个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整个家庭缺乏爱的要素。这个靠杰克和芭比特维系的松散结合体中，血缘与亲情的缺失导致弗洛姆提出的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等爱的要素严重匮乏。孩子们之间互不了解，缺乏情感交流，不会主动关心家庭成员，只是“静悄

悄地吃饭”，而后各自躲进房间，如同陌生人：斯泰菲（Steffie）对家庭冷漠，丹尼斯（Denise）心事重重，海因里希情绪多变、独处一室。责任心作为关心的另一面，是一种自愿答复对方愿望的行为，然而这个家庭中无人主动关心彼此的精神需求。他们制定的家庭规则，如芭比特规定每周五晚上全家一起看电视，看似尽责，实则是一种“微妙的惩罚”。她认为这能让电视“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37），但事实上，海因利希沉默

不语，杰克烦躁不安，斯泰菲因电视内容焦躁不已，所有人都貌合神离。真正的爱是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的有机结合，但这些要素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存在。因此，家庭不再是温暖的港湾，成员无法找到归属感，每个人都只是形式上生活在一起，深刻印证了爱的缺失与人的异化。如何在困境中获得救赎，成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方成.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色噪音》[J].当代外国文学,2003(4):93-99.
- [2] 弗洛姆,《爱的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3] 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凯祥,译.人民出版社,2023.
- [5] 韩望.弗洛姆异化消费理论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1(28):4-6.
- [6] 李国华.弗洛姆关于爱的理论述评[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1):37-42.
- [7] 马群英.“谁会先死?”——《白噪音》中杰克夫妇死亡恐惧心理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2):92-97.
- [8] 朱叶.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评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J].当代外国文学,2002(4):159-163.
- [9] 周敏.作为“白色噪音”的日常生活——德里罗《白噪音》的文化解读[J].外国文学评论,2015(4):202-211.
- [10] Decurtis,Anthony,and Don DeLillo.“An Outsider in This Society: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9.2(1990):281-304.
- [11] DeLillo,Don.“Don DeLillo:The Art of Fiction.Interview with Adam Begley.”Paris Review 128(1993):274-306.
- [12] DeLillo,Don.White Noise.New York:Penguin Books,2016.